



和
1602
4



門和16
1602
4

柳文卷之十三

墓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平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僂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音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塋直切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



柳文 卷之十三
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
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
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
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
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
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
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
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
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
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

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
不得成禮既得命于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
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
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于罪是歲
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
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
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旣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
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
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
歲而不果娶竄窮徼人多疾疫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
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

遂邁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
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
止元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
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
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
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爲某官
父冲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巖然殊異及笄德充于容
行踐于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
翦制之事又能爲雅琴素聲操縵之具婦道旣備宜爲君

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于李氏之
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
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
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噫我
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
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
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於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
而反于淮潞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
誠必親男旣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子
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
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

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楊子丞疾痺廢痼而沒太原王紆今爲右補闕潁川陳萇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歛至于大歛比及葬則二壻實叅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卽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爲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爲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夙淪夫子嗣又喪去聲輶禕不復岷之陽兆靈趾棲鳳里艮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反此于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筭而禮會伯舅爲河南尹撰擇僚寀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踰于冢婦不敢侮于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毋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

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纏就位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繼緜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于歲首而夫人捐棄于是日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耐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

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年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此命也既成婦矣宜耐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

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期刀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慙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甚無恨矣嗚呼貴而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

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塋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冬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辭與其類熾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敎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

太夫人之憂慮給音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絲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叅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爽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

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
唐其著者禮部尙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
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於今
金吾府君諱倣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
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于家純如也終
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
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
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
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叫號哀徹天
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
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

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色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
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
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
秋之事眎滌濯羞簋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
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家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
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
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
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叅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
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
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
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

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尙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
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亂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
以傳于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
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歎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
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在三子幼
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無不之也次日崔六後夫
人五旬而天因耐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
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
神禾原從于先塋耐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
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
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宏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
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
凝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
生三年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
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
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
歲屬先妣之忌飯于仁祠就問其故嫁傅以告遂號泣不
食後每及是日必違違涕慕抱終身之威焉及許嫁于我
柔日旣卜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嚴
深髻雅好言始于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

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忱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疊音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純承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

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塋于萬年縣栖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鏘翺合容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博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天歛以緇褐銘用博甕塋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孰致也而生孰召

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墓博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塋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

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爲僊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

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彞倫舉五經早天少曰叙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訏謀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由蘇州司功叅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効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

楊文
卷之十三
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
嚴肅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
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
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
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于論次終
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附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
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毘邦人是望平聲若若紫
綬榮於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
懿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閱此顯
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郎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郎州員外司戶河東
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
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
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
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姬子
雜已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忌之行無犯音之氣一畝之
宅言笑不聞于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
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某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
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附于墓在北邙山南洛
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

貶更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異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
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
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煜祖曰某官鯁唐興中書
合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異之他姬子丈夫子曰
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
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元
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
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
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夫屬忻然
髮音被鬣音弟我我邊豆惟嘉音烝嘗賓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

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暇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
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耐而不合大塋未利以
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塋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
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氏女雷五塋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惠異甚凡事絲
纈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觀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
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
十五病死後二日塋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

柳文卷之十三
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
文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閱焉
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元塲追而納諸墓

柳文卷之十三終

柳文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

音杭

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

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

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

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

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音沙鯿音似鱣音日鱣音于鯿音憲者不能

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

下伺大鮪音暗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鯿數萬垂涎流沫後者

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

卯文

卷之十四

一

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音禿翼顛倒頓踣音順流而下窳委冒憚環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平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音竭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

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鱸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音昆鮪音而遺胤音羊晉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切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于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

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鱸與解同薨音穉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于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壚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

沙礫音歷視之分寸貽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

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
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
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
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
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
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
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
翰音寒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澣
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
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

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
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
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噫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
辭一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
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
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
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
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

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汙栗危厲惄惄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邱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背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子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

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為唐檣机饕餮者亡以異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觀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今虛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曰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克己其為過章章

者凡天下兒童後闕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寫于前遇天對則高寫于後仍入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瞢

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呼骨切黑晰

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轅渾淪蒙以圓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烏俟繫維乃糜身位無極之極潏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

大焉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皇熙亶亶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限無隅曷惜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折筭剡筵午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太虛是屬某地萬熒咸焉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輻旋南畫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元陰多缺爰感厥鬼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怪瀾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闔晦兮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簽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惟繇諛讒隣聖而孽怙師厖蒙乃尙其地后惟師之難躋

類使試鮫音

鴟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

允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

業而厥謀不同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藁夫固不可以類胥躬覽

步橋楯勸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受是元

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行鴻下隤厥兵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音本鍤音音究勤而期畫厥尾

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圓憲郭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

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州錯富媪爰定于趾蹂川靜谷形有高痺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冗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䟽滲
渴而升克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漉漉悠音又何溢爲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

南北順隳安音其衍幾何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丘刀切安在

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亢爰都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不革由是而門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辟啟以通茲氣之元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羲和之未揚若華而光

惟若之華音稟羲以耀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有虬蛟蛇不角不鱗嬉夫立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南有怪虺羅首以睇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靡萍九衢泉華女居

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泉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二歲遺骨具脩已號

黑水立趾三危安在

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立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

潛謂不死

鯨魚何所斲暗堆焉處

鯨魚人貌邇列姑射斲崔峙北號惟人是食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卯文

卷之十四

十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干里羣鳥是解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螽山女而通之干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禹懲于續螽婦亟合版離厥膚三門以不眠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魚列切彼呱呱臧俾似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

曷戚曷孽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音藉而無害厥躬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受柄以撻克窮聖庸夫

孰克害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草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胡往不道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啟達厥聲堪與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質莫候切嬪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隆

禹母產聖何韻通切厥旅彼淫言亂嚼聰馘以不處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皞厥鱗集于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媢有浴之媢胡故切焉妻于狡

卯文

卷之十四

十一

馮珖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怒力胡肥台舌喉
而濫厥福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寒讒婦謀后夷卒牝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藏舉土作仇徒
怙身弧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鯀殛羽巖化黃而淵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

子宜播殖釋于邱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
以謹以都

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才長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猶憎夫藥良終鳥號以游
奮厥筐筐胥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萍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柳文

卷之十四

十一

宅靈之邱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尙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澆嫪以力兄塵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尙或難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亟焉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允厥世惟蒸蒸翼翼

于媯之汭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柳文

卷之十四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始厥禍犬斷

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空桑鼎殷詔羹厥鵠惟軻知言矚焉以為不仁易愚危夫

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

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魯何宜亥烏致貽女何喜

魯狄禱禩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該德允考蓐收于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牧正矜矜澆扈爰眩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徇厥賊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齎寶被躬

焚以旗之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卯文

卷之十四

十四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啟牀以斲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

而班民心是市

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解父狄淫遭愆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囚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

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
以詭正盡邑以塾孰譯彼夢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

癸挑而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

且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谷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代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

何以將之

膠鬲比撥雨行踐期捧益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
使萃之頸紂黃鉞且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莠

民仁克菴之紂淫以害師殛地之成道厥死爭徂器之翼
鼓顛禦謹舞靡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惜祈招倡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娛戴勝之

獸觴瑤池以迭謠

妖夫曳銜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孺賊厥誅爰槩其弧幽禍拏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蕞殺諫

尸謗屠孰鯨鯨以徵而化菴是辜

天命反側何罰何怙

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齊栢九會卒然身殺

栢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弼字讒語是服比干

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

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紂無誰使惑堆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侈寵干異召死

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鞫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

厚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水土烏何燠之何馮弓挾

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棟文
乘靈而功篤胡爽焉翼水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
將焉紂凶以破武紹尙焉

伯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遷藏就岐何能依

踰梁橐囊瘡仁蟻萃

殷有惑婦何所譏

姐滅淫商痛音民以亟去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肉梅以頰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牙伏牛漁積肉以外萌岐日厥心瞭眊顯光奮力屠國以
髒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蟻賊而以變天地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允怠以棄天又祐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光徵夢祖憾離以厲仿惶激覆而勇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俛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蠡蟻微命力何固

魄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魄即

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

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冗處爰何

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咨吟于野胡若之恨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

咿嘍音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昭厥詐讒登狡庸拂以施

甘恬禍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吾

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各彌彰

闔綽厥武滋以侈頹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歎吾敖之

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尙曷極而辭

柳文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摘之首陽起之黃河迤爾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而宜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呀鬱怒若熊羆之咆音虎豹之嘯音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行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翬之翔舞涸水之容與以

稼則傾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
以之阜其河則澹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
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去聲運肘東指混濁后土
瀆濁糜沸鼉鼉詭怪干于汨汨騰倒馱越委泊渥渥呀呷
從甲欲噉納摧雜大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叅差廣野壞裂
轟雷努風撼鶴于峻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湖泮
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撞檣
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法法百舍
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
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
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
矛為鍛殺音為鈎為鏑為鏃為鏃出太白徵蓐收招搖
伏蚩尤肅肅襍襍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
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
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
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
鑠雲破霄跼都牒切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
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
實涉切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廷目而望之固
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
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

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
縮烏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狝音洗狝溶溶紘紘輻輳麟
或赤或黃或元或蒼或醇或駟音揜駟然而陰炳然而陽若
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
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
赭音者者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
其四散恂音齒恂音兩悅音許往音往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
然空音滿躍千里相角風驟音祖紅霧鬣音屬斷音燭山抉壑耳搖
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攬地跳梁堅骨蘭筋
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溲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

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螽集啾啾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
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
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
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
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涸內貞瀋液不行乃
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礪壑之紆縈
凌嶺岼之杪顛漱泉源之淦音南潛根絞怪石不上而植
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
振連鬮音枯枿音廢填層谿丁丁登登硯硯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
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音殺摧崒音塊音虺音霞
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鴣鶩鶩號鳴飛翔
貍音猯音虎兕奔觸讐音伏無所入逐無所脫然後斷度收
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
兀轉騰肯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
前者汨越後者追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粹首
軒尾頽音胡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
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
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
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

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
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
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音斯音既
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軍
逐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罾音留音九鹿
麇音罽音織音維其間巨舟軒昂伉伉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
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音即拔鯨鰭音戮白鼉
遂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
天彌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摛奇文出怪鱗騰飛

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
 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嚙切莫保龍籍具燥女救切五
 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鱮鮪鯉鰕鱧魴
 鱖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
 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
 蹙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
 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
 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神陵切畦畹之交錯
 輪囷若稼普圃做兮勻勻渙兮鱗鱗力紙切漚紛屬音不
 知其根俄然決源灑流交灌互澍音樹若枝若股委屈延布

脈寫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庫漫壠冒塊泱泱沒沒遠近
 混會抵值堤防溲瀛沛濺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
 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
 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
 晶巒嵒翬奮儼離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皦乍似隕星及地
 明滅相射水裂雹碎龍豁孔從切紅增益大者印纍小者
 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乍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
 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瞰乎洋峽沿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
 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破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

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逃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尙春秋之事公侯大

夫策文馬馳駟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戒小戒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猶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尙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贖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
茅茨采椽土型階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
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
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
故其人至于今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
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
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
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
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
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
久於其道也至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

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
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
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
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
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
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
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竒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
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
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

擯僂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
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惜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
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
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
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
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向取先生曰僕
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
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
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愆狂悖若是甚矣
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
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閔端貞鯁亮苞并涵

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嘖胡陌切啗側伯切抵瑕
陷厄固不足以趨起批振力結切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
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鍼鉗塞默
耗耗室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既卽禍字賊
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
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葦離疏空虛
竊聽道塗顛躄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
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嘯陰陽轆轤三光陶鎔帝
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滄滄甘入切毫聯縷緝塵出塊入
固不足以攄摛躡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
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

忍乎且夫白義綠耳之得車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
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
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官也皦朝日煥浮雲而
無鹽逐于鄉里蛟龍之騰于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
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
烈而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
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
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
之脩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跎蓬藿樂吾
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兮客
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卽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鰲
老壯齒十有一人謬音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
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
誰也曰東祠於益切浮圖中廐病顛之駒曰若是何哉曰
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勅戒始學
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覽浮圖有師道少而病顛曰
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反匿愧恐殊甚
今年能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偃偃無所
師遂相與出覽浮圖以爲師盟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
者前驅被以其衣漁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覽浮圖

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悅洋洋也舉莫敢
 踰其制中廐病類之駒類之病亦且十年色元不尠無異
 技磴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
 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
 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駒舟以沂
 江將至無以爲乘廐人咸曰病類駒大而不尠可秣飾焉
 他馬巴焚滿墨切瘵狹無可當吾刺史者于是眾牽駒上燥
 士大廐下薦之席糜之絲浴剔蚤鬣子淺切刮惡除洩莖以
 雕胡秣以香其錯貝鱗纒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綵
 儒佳音磨或膏其鬣或刷音磨其脰視作切御夫盡飾然後敢持
 除道覆石立之水涯音幢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

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傲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
 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驚老進曰今先生來
 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臙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
 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類之猶
 有遺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
 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類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
 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
 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州
 角羈貫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
 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又得病伏焉豈躄足
 涎類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

柳文卷之十五
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論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又卷之十五終

柳文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魯果切歟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瘦痔蟲生之木朽而蝎音曷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亢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繫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

柳文

卷之十六

一

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音
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
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
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
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
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
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
受罰必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
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元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

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
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
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
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
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煨其瓜掌左右而易之巨則執
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

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瓜吻
武粉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
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
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
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
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徐徐
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
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音然然其動若呼號切然其視的然其
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

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
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
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
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
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
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

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
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
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
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
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癘去死肌
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
當_去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
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
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

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
涕曰吾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
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
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
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
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
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
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往而吾蛇尙存則弛然而臥謹
食_音嗣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

柳文 卷之十六
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音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恩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旤乎沓貪乎罷弱乎非人爲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

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
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
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
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
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
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

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
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
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
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
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
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
異聞且使遜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
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
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
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
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
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
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
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
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
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搨楯而固者蚤長而撓進
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卻暑與兩者蓋敬而可伏者
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

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
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
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
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
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孔氏
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
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
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
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
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
 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
 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音各爾怒曰不可吾
 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
 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
 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音霄也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徧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
 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
 作乎敦蒲沒切怒衝洞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
 然為禽敷舒為林木竭苦曷切嶮魚列切為宮室誰其搏而斲
 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
 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
 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
 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
 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
 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
 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督音福賊僻邪罔人

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鹿畏貙勑俱切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翼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欺音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

柳文卷之十七
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
亦人而已矣驕驕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
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僕頭為龍鳳麒麟螳蝦然也哉然
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
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僕頭之問
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
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卷之十七

柳文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樂有自由澤來者必歸宋
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以政辭音
咸譽清疾病疴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
樂然響心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
或不識道與券清不為辭哉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
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以曰清其有道者
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也然謂我蚩妄
者亦謬清於藥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

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
除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
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然然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
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
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
親與交之落然者清不以意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
日復而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
者矣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
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
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
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
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
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
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柳文 卷之十七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值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昇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賈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東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寄偽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
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
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
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
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
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
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
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
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
州州曰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
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備備隙隙字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
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
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柳文 卷之十七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矣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

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魚隱切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

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
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
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
就牖間爲書輒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
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
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
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
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
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友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

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牀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
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咒術者
守亦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
足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
其病心而爲是耶抑故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
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
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
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
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蝟音蝟板音板傳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矣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各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柳文卷之十七終

